

老小旧远



■ 夜幕降临,宁静的卢湾二中心小学点灯为孩子们护航

15:40,下课铃响,孩子们鱼贯走出校门,接娃的人群中,老人占了绝大多数。

与此同时,篮球场、体操房和各类活动室同样热闹起来。“我们的晚托班从周一到周四。从放学后到5点这段时间,孩子们可以根据开学初报名情况,自愿参加各种兴趣活动,当然也可以就留在教室里做作业。”卢湾二中心小学校长陈瑞介绍,每天,老师们轮流值班,在各班教室看护孩子。全校80余名老师和多名后勤人员几乎全员参与。5点以后,仍无法回家的孩子会由各班班主任带领,来到行政楼下的玻璃房,由后勤老师负责集中看护。每个孩子几点来,几点走,专用的记录本上,记得清清楚楚。人数多则20余人,少则几人,每天并不固定,只要家长和班主任事先沟通即可。

17:05,“我去看了一下,今天五点以后晚托班留下的孩子很少,我干脆把我们班上的孩子带到自己教室,一边备课、改作业,一边陪陪他们。”徐老师说。教室里留下的七八个孩子中,有的在奋笔疾书,有的已经完成了课后作业,根据值日安排,开始扫地、排桌椅。在卢湾二中心小学的教室里,“L”形写字台取代了讲台,被放置在前排一侧,也成了老师的小小办公区。时不时,徐老师停下正在批改作业的红笔,看看孩子们的情况,见一个男孩似乎作业碰到了问题,撑着下巴发愣,她请男孩坐在身边,小声讲解。

门口,一个胖乎乎的男孩探了探脑袋,很快被“赶”走了。那是徐老师的儿子,在这里读五年级。为了锻炼儿子独立能力,也让同事可以早点下班,徐老师让孩子去自己办公室做作业。“毕竟长大了,知道妈妈工作没有结束,他也一点点学会自己管自己了。”徐老师说,轮到值班的两天,钥匙就要先交给钟点工阿姨,回家可以晚上现吃饭。即便这样,吃好弄好也总要晚上8时以后了。

放学后 校园里还有很多好玩的

三(5)班刚参加社会实践回来,得到了徐老师的同意,男孩程一然刚进校门,就直接奔向了篮球场——每周一,是他最爱的篮球训练时间。程一然的爸爸是一名技侦警察,加班加点是寻常事;妈妈在闵行颞桥上班,每天到家很晚。这学

不管多晚 老师都会陪着你等爸妈

17:25,教室里只剩了三个孩子。程一然爸爸出现在教室门口时,这个乖巧的男孩完成了作业,做好了值日生,还帮别的同学摆好了桌椅。“我们在晚托班做完作业以后,可以看书,也可以安静地玩一会游戏。斗兽棋、飞行棋、五子棋……什么都可以!”看见记者去找小程说话,男孩顾涛海忍不住凑过头来,“他经常教我们下围棋,看到谁要输了他就帮忙下两手,那人就……不会输了!”等小顾做完最后一道题,抬起头,爸爸已经等在门口。“李想再见!”和徐老师道别后,小顾不忘和小伙伴说再见,朝爸爸扬起手,展示今天最珍贵的收获,“看,徐老师给我们吃的南瓜饼!”和程一然爸爸一样,小顾的爸爸也是警察,负责街面巡逻。孩子能利用课后这段时间在校完成作业,不懂还能请教老师,让家长减轻了不少负担。

18:10,走廊里教室的灯依次熄灭。三(5)班女孩李想终于等来了爸爸。她爸爸李彬是香山中医院推拿主治医师,病人排着队,他不能置之不理;还有不少会议要安排,准时下班几乎是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“别看就是一个小时延长的晚托班,对我们家长来说,心安了不少。”李爸爸说,有几次,徐老师为了让孩子早点回家,和他联络后把李想送到公交站台,交到他手中。“徐老师就是用一颗做母亲的心,体谅家长,关心孩子。”他说。“哎呀,这没什么的,真的不要采访我,很多同事都是这样的啦!”面对采访,徐老师有点害羞。校党支部书记殷萍说,像徐老师一样,很多老师也有孩子,只能想方设法自己克服困难。有几位老师孩子在同一个幼儿园就读,幼儿园16时放学,她们便请钟点工阿姨帮他们把孩子先接到

早,但16:00从张江出发,到学校怎么也得到现在这点了,他感叹,幸亏有延长的这一个多小时,让他下班的脚步不再匆忙。

16:40,四(5)班教室里,女孩杨奕格已经完成了作业,等她发现爸爸站在后门时,爸爸已经小等了一会。对她来说,每天放学后的这段时间都很忙——周二有摩登舞,周四有弦乐队排练,就连防身术,也是在学校里学会的。

16:45,四(4)班女孩陆奕菲走出了美术兴趣班,兴奋地跟妈妈汇报,今天老师让大家模仿荷兰画家蒙德里安的风格进行创作,而周四下午,还有民族舞兴趣班等着她。“有了兴趣班,孩子放学都希望我们晚一点来接,和同学们一起学一会,玩一会,更开心。”陆奕菲妈妈说。

学校;有的老师家离学校有很多站地铁,孩子放学后要在家附近上兴趣班,就把孩子送到学校附近的地铁口,再让老人在那头地铁口等。

卢湾二中心小学的校长室在校园一隅,夜色中亮起灯的尖顶小洋楼,就像一个小小的城堡,守护着每个晚归的孩子——如果18时以后还有孩子没走,学校的中层干部会在这轮流值班,直到最后一个孩子离校。由于地理位置关系,卢湾二中心学生家长中,医生多、警察多、教师子女也不少,通常走得最晚的孩子,都来自这些家庭。

陈瑾告诉记者,一次,一个孩子爸爸出差,妈妈忽然生病发烧,奶奶是瑞金医院的专家,接诊迟迟结束不了,老师便一直陪孩子等到晚上7时多。老师们说,家长们也是为社会奉献着光和热,师者仁心,愿意尽一份力,守护孩子们的童年。本报记者 陆梓华

黄浦区一所公办小学 晚托班日常场景——  
傍晚6时,校园的灯还为孩子们亮着



■ 晚托班里做作业



■ 篮球社团课程



■ 看完最后一个病人,爸爸来接李想了  
本版摄影 记者 孙中钦

攻坚克难这一年

政策解读

孩子的事很小,小到无外乎吃喝拉撒、学习玩耍;孩子的事又很大,大到关乎千家万户,承载民族希望。0-3岁,最柔软人群的托育问题究竟如何做好?3-6岁,如何让每个孩子获得优质学前教育?学龄后的孩子,放学后的“330”时间太早,家长上班难以两全该怎么办?这一个民生难题,考验着政府部门的决策智慧。

普惠性托育

3岁以下的婴幼儿,被称为“最柔软的人群”。不会言语、最易受伤的他们,本应以家庭照护为佳。但是,和全世界其他城市一样,上海几十万0-3岁宝宝家庭中,确实有一部分存在“看护难”,需要社会提供多样的托育支撑。近年上海一直在探索,希望能解年轻家长们的燃眉之急。经过多方调研和论证,2018年4月28日上海出炉了0-3岁幼儿托育的“1+2”文件,填补了政策空白,遵循“政府引导、家庭为主、多方参与”原则,全面开展全市0-3岁幼儿托育服务工作。

“1+2”文件出炉之后,上海一直坚持以普惠性为主导,鼓励多方参与提供托育资源同时,推动托幼一体化,让资源充分整合能惠及更多普通百姓。”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说,今年“新增50个托育点”纳入市政府实事项目,全市16个区已经完成了布点,50个托育点和6个社会办普惠性托育机构已在或将为本市3岁以下、尤其是2-3岁儿童提供普惠性托育服务。

“幼有所育”更要“幼有善育”。今年9月,

政府往前走一步 育儿难题少一点

市委书记李强在全市托幼工作现场推进会上提出“幼有善育”的更高要求。和0-3岁托育服务需求激增相比,上海3-6岁学前教育经历了十多年的攻坚努力,已基本解决“入园难”“入园贵”难题。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说,早在2006年起,上海就坚持公益普惠原则,把学前教育纳入教育公共服务范畴,而如今“入园难”已成为百姓新的民生“关注点”。今年秋季发布的《上海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(2019-2021年)》里就特别提到,未来将整体提升本市幼儿园办园质量的发展指标和提升教师素质,“让家门口的幼儿园、好学校越来越多,也响应教育从均衡向优质发展的需求。”

晚托班升级

孩子下午3:30放学,父母还在上班,如果家中没有老人可以帮忙接送,这“330”难题在上海,有了解决方案——学校开设“晚托班”。

家长们口中的“晚托班”,在政府文件中被更为准确地表达为“校内课后服务”。早在2014年,上海就有调查显示,有近1/3的小学生有晚托需求。市教委出台文件,要求放学后看护服务逐步扩大至所有公办小学,服务时间一般为放学后到下午5时。2017年在嘉定、长宁两区试点的基础上,市教委在全市小学逐步试行放学后“快乐30分”拓展活动,每天活动时间不少于30分钟。由此,晚托班从“1.0版”升级为包含“快乐30分”拓展活动和看护服务两项内容的“2.0版”。

“然而,很多家长要下午5:00或者5:30

记者手记

陪花绽放

陆梓华

爱一朵花,就陪它绽放吧!但是,如果花朵绽放需要的空间不足,养分不够,“静待花开”显然是不够的,需要的是园丁巧用智慧,为它开疆拓土,为它保驾护航。在采访中,可以明显感受到政府部门、学校和社会公益力量携手过程中所克服的困难,所付出的努力,也让申城离“儿童友好型”城市更近了一步。专项资金是否到位?老师的绩效考核是否合理?托育点布局是否合理?每一个数字的诞生,都经过反复的实证和商讨,方能确定。

“徐老师就是用一颗做母亲的心,体谅家长,关心孩子。”学生家长的这番话,折射出“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的教育情怀。从托幼到小学阶段,女性教师占绝对主力,孩子们放学了,回家了,老师们还要花大量时间进行业务进修、教研活动、家校沟通等工作,老师们同样为人妻、为人母,她们的倾力付出和职业精神,值得被看到,值得被尊重,更值得被体谅。

下班,晚托班到下午5时,仍存在“最后一公里”的问题。”在市委、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,市教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今年3月联合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》,决定自2019年3月20日起,全市公办小学在原有的到下午5时的免费课后服务的基础上,对家庭按时接仍有困难的学生,将免费课后服务进一步延时至下午6时。民办小学可参照执行。至此,晚托班“3.0版”应运而生。

一天忙碌的校园生活结束,孩子们需要怎样的课后时光?上海的小学生校内课后看护设置了三个关键词:安全、公益、有趣。

全校方责任险已覆盖学校组织的、在学校范围内开展的课后服务,市教委要求学校建立相应的学生伤害应急处理机制。推出至今,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始终坚持公益属性,所需看护费用由财政经费解决。学校可根据资源状况和学生、家长的实际需求,一般安排做作业、自习、课外阅读等活动。其中,“快乐30分”时段可为学生提供自主选择的拓展活动,比如书法、美术、阅读、游戏、体育锻炼、科学小实验等,尤其鼓励开展劳动教育和体育、艺术等活动。“校内课后服务不得作为学校教学的延伸,不得组织或变相组织学生进行集体教学或补课。”这是上海对校内课后服务设定的严格“禁令”。

“政府、学校‘跨前一步”,正是为了回应家长的现实需求,减少家长的后顾之忧,切实解决民生问题。”市教委相关负责人强调。本报记者 陆梓华 马丹